

造字与识字

□ 顾光璇

一个孩子第一次去上学。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横，说是“一”字，画了两横，说是“二”字。这个孩子说：“老师，我知道了，三横就是‘三’字！”老师夸他聪明。孩子认为识字很容易，造字也不难。回家后，孩子洋洋得意地告诉父亲，他不仅会写“一二三”，也会写“百千万”。父亲惊喜，拿来纸，要他写“百千万”。孩子就在纸上画了一条又一条的横线，一边画横线一边数着数字，画累了，数累了，叹一口气：“这‘百千万’笔画太多，不如‘一二三’造字简单！”这是一个笑话。笑话让我想起了造字与识字。

我们的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？古老的传说告诉我们，最先造字的老祖宗叫仓颉。仓颉造了多少字？第一个造的是什么字？没有人告诉我。我想，他第一个造的字皆是一字。“一”字最好造，也最好认。接下来他是造“二”，造“三”。他不这样会造“四”，不能无休止地画了一横又一横。他仰望蓝天，太阳亮亮的，圆圆的，也画了一个圆表示是太阳，又想不行，圆的东西太多，就在画的圆上加上了一个横。这样，我们今天就有了一个“日”字。仓颉的思路开阔了，看到了什么就画什么，就造出一个象形字。有了象形字，后来才有会意字，比如“大”，比如“早”，比如“好”，比如“林”；也才有了形声字，比如“伯”、“泊”和“柏”。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楷书，造字就基本结束了。南北朝时，梁武帝造了一个“魔”字，“五四”运动时，刘半农造了一个“她”字。后来夏衍造了一个“搞”字。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个造字高潮，那便是在学习古文时带来麻烦，又增加了学习繁体字的记忆。说句公道话，有些简体字简得有理，如“阳”，如“阴”。有些简得难有理，比如“东”，把一个好端端的“日”升半树木的会意字，变成草书体字；还有如“来”，只是少了一笔，何必简化呢？现在回忆起来，用一个“又”字简化繁体原来的字，既然“又”字替代了“罐”的声部，简化了“权、观、欢、劝”等字，又为什么把没有“罐”的声部对鸡、鸡、树、圣”等等也类同简化了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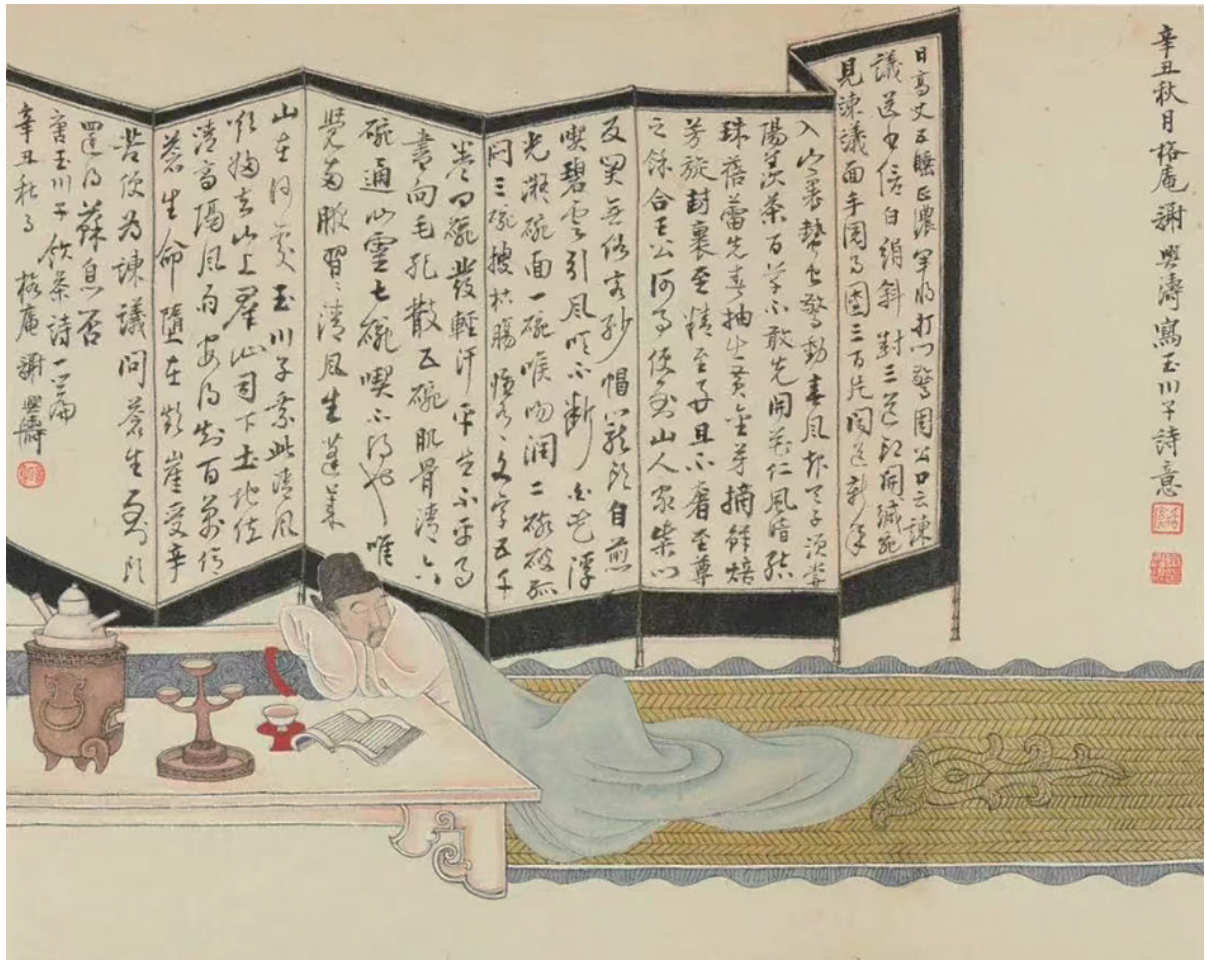
造字是为了让人识字。我最早认识的是什么字？现在能有清晰记

忆的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，《国语》课本第一篇上的几个字：“拍手拍手，拍手；你唱歌，我拍手；我唱歌，你拍手。”父亲上的私塾，只念过三本书。最早认识的字，应该是《三字经》开头一句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祖父识什么字？我没见过他读什么，写过什么。他应该是文盲。我的祖辈、父辈人文盲很多，在我的同辈中也有不少文盲或半文盲。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，就开始在中青年人中扫除文盲了，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。扫盲班叫“民校”，多在夜晚学习，又叫“夜校”；又多在冬闲学习，又叫“冬闲”。我去过民校，在初冬的月光下和跟随大人一起来的孩子玩耍，看三三两两的中青年男女说笑着学识字。父亲用不着上民校，母亲没有上过民校，母亲永远是文盲。扫盲识字是有作用的，作用多大就难说了。当年我的一个堂舅母应该是扫盲识字的受益者。我在外婆家时，晚上见她上民校回来，

还唱着歌。她能给远方的亲人回信，能拿着小本书对村组农民说政策，讲技术。没有能遇上一个好领导看重她，培养她。我想，她很聪明，可以靠自学多识一些字，多为社会做些事。多识一些字就好吗？我的许多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都是普通农民，他们与文盲几乎没有差别。他们中有人说，多识字对一些人没有好处，甚至还有坏处。不用他们举例，我知道说是什么人。我的一个乡下年长朋友，只读到小学，靠自学识了很多的字，也因此记下了地方干部认为是肯定伟大土改的文字。他因此有了“罪名”，受到了批斗。徐述夔是我县桥茶人，清乾隆年间时的著名文化人。因为有诗句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”，死后也被挖坟鞭尸。这样的文字狱可以上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。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？如果这些被坑的所谓儒士不识字，哪会被坑埋呢？这么一想，我觉得不对，

天下识字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只坑埋其中三百多人？原来所谓的“文字狱”，其实是“文章狱”。识字无过，写文章得小心！

本文开头的那个笑话还没有说完，说完了就作为本文的结尾。那个只识“一二三”三个字的孩子，无法认识老师后来所教的字，退学了。孩子的父亲在家里教孩子识字，看到墙壁有个空洞，在洞旁写了一个“洞”字，教孩子念。孩子看到洞，就念旁边的字“洞”；看到“洞”字，再看墙上的洞，又念“洞”。父亲告诉了老师。老师来到孩子家，在桌上写了一个“洞”字，让孩子念。孩子左看右看说“不认识”。父亲急了，忽见桌上有一个小孔洞，连忙手指小孔洞，叫孩子念。孩子一看，马上高声念道：“孔！”父亲纠正：“不是‘孔’，是‘洞’字！”孩子反驳：“孔小洞大，这个字怎么不是‘孔’字？”老师笑着：“识事第一识，字第二。能识事也好啊！”



王阳明勇破“心中之贼”

□ 冒建国

王阳明出生于明朝中叶，在那个社会动荡、政治腐败、学术萎靡的时代，他怀着成为圣贤的抱负，以天下苍生为已任，创下了令人瞩目的世功和学说。王阳明生平命运多舛，屡试未中，及第之后入朝为官，在任兵部主事时，因反对刘瑾等宦官为政，被贬谪为龙场的驿丞。后来，受朝廷重用，平乱屡建世功，荣封“新建伯”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。在学术思想方面，他钻研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儒家思想，对“存天理、去人欲”之说产生了疑惑，认为朱子学说不是真正的圣人之心学，“心学”才能解释其中的困惑，从而转学陆九渊的学说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

纵观王阳明的生命历程，虽然一路坎坷，但他世功显赫，学名昭昭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在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方面都有显著作为的大家。

王阳明在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

精神的传承和立新两方面有着重要影响。王阳明的思想流传千古，响彻中外。

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三不朽圣人，他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。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对亚洲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阳明心学的核心价值是“心即理”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。阳明心学是践履之学而不是知见之学，从古到今的贤达之士，及其当今的专业人士、企业精英，都积极地从阳明心学找寻修身养性、做人做事之道，知行合一。

王阳明曾说过，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，“心中贼”是大家痛苦的源头，也是一个人在成功过程中必须要摒除掉的东西。

焦虑之贼

现代社会，很多人都是焦虑的。

每日清晨打开手机便会有各式各样的信息涌进眼帘，互联网使我们看见更多的信息，也使我们在和他人的对比中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。比如，人际关系的焦虑、资金焦虑、工作焦虑、岁数焦虑等等。 焦虑的源头就是内心的急躁。很多人静不下心来，想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很多钱，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，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，没人可以达到那样的成就。

要想成功便需要潜心静气，好好地提高自己，少和他人做比较，那样才有可能成功。

欲望之贼

每一个人都是有欲望，它是与生俱来的。

大家要想更多的钱、更好的身材、更美丽的容貌，等等。可是欲望是一个无底深渊，许多人在追逐欲望中渐渐迷失了自己，每日胡思乱想，这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名叫欲望的

五 杂 侃

囚笼中。 王阳明说：“减得一分人欲，便是复得一分天理，何等轻快脱洒！何等简易！”有的时候越是想要的东西，通常越不如人意，做人做事要学会简易洒脱，人生道路也会迎来新的转机。

犹豫之贼

古希腊的一位经济学家说过：“犹豫不定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绊脚石，它干扰着人的正确判断。”在当代这快速发展的社会，犹豫不定的人难成气候。在碰到重大事情时，犹豫让人迟疑不决、瞻前顾后，没法在关键时刻做出决定，往往就错过许多难得的良机。 长此以往，不但在事业上没法获得大的发展，同样的，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给人留有畏首畏尾的印象。

人生道路若要成大事，必须破除这三贼，不然再怎么努力，最终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《八佾第三》之二十一章（二）

□ 朱文津

兰若论语 讲堂

正因为道心极其微妙，不离开人，却又找不到，但到该出现时它又会出现。所以《中庸》上说：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”君子不敢有丝毫放逸，在别人看不到、听不到的地方，依然保持戒慎恐惧之心，好像“头顶三尺有神明”一样。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真正衡量一个人的品行，也不是在大庭广众、热闹喧哗之处，而是在阴暗之处，更易显现是非善恶；在细微之处，更易显现曲直对错。所以君子在独处之时更加戒慎谨慎，因为这是人心最容易出轨的时候。

关于人心与道心，阳明先生举了生动的比喻。看到一个孩子掉到井里了，内心不忍，去救，这是道心；如果想要跟孩子的父母报功，希望得到大家的赞叹，这就是人心。饿了吃饭，渴了饮水，这是道心；如果想要吃好一点，挑三拣四，那就又落入人心。人心是小人，不报功，难道孩子的父母就不感激吗？不图誉，难道大家就不称赞吗？但一有人心、私欲，反而被别人瞧不起，适得其反！所以人心枉自为小人。而贪图口腹之欲，那是最低级的趣味，与君子食无求饱、居无求安正好相反。

所以，人心，并不是人，是人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一个不好的心念，反过来会损害到人，这要分清楚。人心，就像一个小偷，道心这个警察一不在，就会干坏事，专门害人；所以道心一刻也不能离开，道心才是人真正的好朋友。人心，犹如一匹野马，道心这根缰绳稍一放松，就会到处乱跑，横冲直撞，伤害到人；所以必须时刻拉紧缰绳，道心才是人生的正确方向。人心源于我爱执，我爱执，才是人心的老巢，老巢不根除，人心的问题就永远存在。

所以先王制礼作乐，就是顺天理，逆人欲，让人民在一切时处、所有的境界中，依礼而行，守护好道心，不给人心有作恶的机会，进而能够追根溯源，由末至本，一举把我爱执这个老巢端掉。《颜渊篇》第一章，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夫子对最心爱的弟子，给出了最究竟的行仁之法，完全针对我爱执，克制人心。下手处就是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违反礼的事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、不做。

真正依礼而行，还有几个关键点。一方面，礼的根本是仁，本立而道生，有了善心，才会说好话、做好事，所以条件够的人，直接从仁、从道心上下手，涵养出一颗伟大的心灵。另一方面，外在的礼仪做好了，管住了身口，也能由末至本净化到内在的动机，启发仁德，所以普通人也可以照着走上去。

第一个，建立正确的认知。必须跟随良师益友学礼、知礼，明辨何谓人心、何谓道心。简单来说，礼是人心、道心的分野点，合礼的就是道心，违礼的就是人心。从古到今，几乎所有的规范法度都是针对着私欲来讲。譬如开车应该礼让行人，能让的是道心，不让的是人心；行人过马路应走斑马线，抄近路翻越护栏的是人心，走斑马线的是道心；电瓶车应该走非机动车道，贪图方便走机动车道的是人心，遵守规定的是道心。凡事只管自己的，是人心；推己及人、代人着想的，是道心。做事情，只想做做的，是人心；做好该做的，是道心。父母怀着嗔心教育孩子，是人心；怀着慈悲教育孩子，是道心。

第二个，发现自己的错误。俗话说：“看人容易看己难。”君子克己复礼，反求诸己，完全不看别人，只看自己，对到境界，守护住自己的心念。当人心冒出来，及时制止——克己；回到道心——复礼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一点作不了假。但通常会我们会先念，对自己的心念失去观察。怎么办？就要学习曾子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每天抽时间反省，先从一些明显的事情上着手，回放心理过程，找出人心的蛛丝马迹，再加以对治。从事后的功夫做起，提升觉照能力，渐渐从事后提前到事中，再提前到萌芽时。

第三个，一丝不苟地改过。反省如同照镜子，发现自己的丑陋，才会心生惭愧，痛改前非，邈伯玉一生都在改过迁善，“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”。改习气必须是非分明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千万不能含糊。因为人心很狡猾，善于伪装，有时显现起来很为人着想，其实却是在害人。譬如面对应该做的事，内心却不想做，想要看看手机，放松放松，这时人心会冒出来自我安慰，“没关系啦，稍微放松一会，马上会上去的”。但一放松却几个小时过去了。所以在遵礼守礼上，千万不能给自己找借口，一找借口，等于给违礼开了方便之门，必然会有违礼的结果出现。当个人力量不够时，寻求师友的环境保护特别重要，更容易提起正念的力量。

第四个，目标人格的圆满。习惯了用礼来要求自己，向内调伏，人心变弱，道心增强，心会变得调柔，起心动念趋向于善的多，那个时候才算“知止”——把人心初步控制住了，才可以按大学之道深入，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才进入到十六字心法的后面部分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。惟精惟一，相当于定、静、安的功夫，允执厥中，就是安后面的虑、得。到最后，哪有什么人心、道心，只有一个“中”，中的另外一个状态就是“和”，一体两面。

《中庸》上说：“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情感，但当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动的时候，心是寂然不动的，不偏不倚，这叫做“中”。当对到外境感发七情六欲，都能恰到好处，无过无不及，这就是性情之正，没有任何相违抵触，这就叫做“和”。中是天地万物的本源；和是天地万物所共通的大道。达到了中和，天地就会各安其位，万物便生长发育了。

当最后把人心全部升华为道心，人心、道心合二为一，凡夫就变成了圣人。所以，有人问开悟了的神宗祖师，一天到晚在干什么？回答说吃饭、睡觉。但这个吃饭、睡觉，跟常人的吃饭、睡觉却是有质的不同，是合于道心的吃饭、睡觉。同样，文王求后妃，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，求而得之，琴瑟钟鼓，外相上与常人谈恋爱结婚差不多，但却是离开了人欲，合于道心，所以才会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而这种透过依礼向内调伏，渐次增上最后达到圣德的生命状态，才是孔老夫子要启迪我们效学之处。

而夫子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三月，虚数，指很长时间；知肉味，是人心；不知肉味，是道心。而夫子仅闻一首乐，竟然很长时间不显人心，恒常处于道心之中，由此可见乐的教化、净化人心的作用之大。而《韶》乐是舜帝创作，用以歌颂尧尧的圣德，那是禅让的公天下时代，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”。夫子听闻《韶》乐，体会到尽善尽美，完全食不知味，所以他自己深深地慨叹：“没想到对音乐的欣赏竟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！”

